

## 初秋，呼伦贝尔记

□秋石

初秋的呼伦贝尔，一圈淡淡的绿，远望去，整个草原，俨然一匹无穷无尽的黄绿绸缎。

沿着被牛羊踩出的小径前行，一丛丛野菊，淡紫的花瓣，花蕊中透着明亮的黄，藏在茂密的草叶间。偶有蝴蝶静静地停在花瓣上，仿佛怕惊扰了这初秋的宁静。我蹲下身，闻到一丝清甜的香气，不似夏花那般浓烈，倒像是刚煮好的奶茶，温温的，萦绕在鼻尖。路边的几丛沙棘，绿莹莹的果子缀在枝头，捏一粒放在嘴里，酸意里裹着一丝甜，那是草原初秋独有的滋味。草坡深处，忽然闪过一个灰褐色的小身影，一只旱獭，见我望过去，立马缩成一个小球，钻进了地洞。

远处的羊群慢慢挪动着，像一团团白色的云落在草原上。公羊的犄角泛着浅灰的光，母羊低头啃草，尾巴轻轻甩动，偶尔抬头，像是在和同伴说着悄悄话。有几只小羊羔跟不上队伍，围着母羊打转，毛茸茸的身子蹭着母羊的腿，母羊便停下脚步，低头舔了舔小羊的耳朵，那温柔的模样，让整个草原都慢了下来。不远处的马群里，几匹棕色骏马正甩着鬃毛，马群旁跟着一只牧羊犬，它竖着耳朵，眼睛警惕地扫视着四周，偶尔跑到羊群边缘，低吠两声，把离群的小羊赶回到队伍里。牧羊犬的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妻，丈夫骑着白色的骏马，手里握着长长的牧鞭，并不轻易挥动，只是偶尔在空中轻轻一扬，发出“啪”的轻响。

走累了，便坐在一处缓坡上休憩。

远处的莫日格勒河蜿蜒着，河水比盛夏时清了一些，泛着粼粼的光，像一条银色的带子飘动。河边的柳树叶子开始泛黄，风一吹，便有几片叶子飘落在水面上，打着旋儿往下游飘去。偶尔能看见几只水鸟掠过河面，翅膀在水面上点一下，激起一圈圈涟漪，随后便飞向远处的芦苇荡，留下一串清脆的鸣叫声。芦苇荡不像盛夏时那样翠绿，顶端的芦花开始泛白，风拂过时，成片的芦花轻轻摇曳，像一团团蓬松的马尾。忽然，从芦苇丛中飞出几只野鸭，翅膀拍打着水面，朝着太阳升起的方向飞去，叫声在空旷的草原上格外清晰。此时，天空中还盘旋着几只百灵，它们展开褐色的翅膀，叫声清脆婉转，像是在为这初秋的草原谱曲。

临近中午，明媚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草原上，暖融融的。不远处的蒙古包前，一位老人正坐在马扎上晒太阳，手里拿着一把旧梳子，慢慢梳理着身边小马驹的鬃毛。小马驹乖巧地站着，偶尔甩甩尾巴，老人便笑着拍拍它的脖子，嘴里说着蒙古语，声音轻轻的，和草原的风融为一体。老人身边的木桌上，放着一个粗陶碗，碗里盛着刚熬好的奶茶，表面浮着一层薄薄的奶皮，散发出浓郁的香气。见我望过来，老人笑着朝我招招手，示意我过去，还递来一块奶豆腐，咬一口，软糯中带着奶香，细咀嚼，有一丝淡淡的甜味。

正午的阳光温暖，草原上的风也变得轻柔。我跟着老人的孙子，一个扎着小辫的男孩去拾牛粪，他手里拿着一个竹筐，脚步轻快地在草地上穿梭。男孩说夏天的时候，这里能看见成群的蝴蝶，还有会唱歌的百灵鸟。这时候，草丛里忽然窜出一只小兔子，浑身雪白，只有耳尖带着灰，它停下来望了我们一眼，两只红眼睛像玛瑙，随后便蹦蹦跳跳地钻进了更深的草丛。

傍晚，风渐渐凉了。天空被染成了橘红色，云朵也镶上了金边。草原上的牛羊开始往回走，蹄子踩在草地上，发出“沙沙”的声响。远处的蒙古包升起了炊烟，一缕缕白色的烟柱在暮色中慢慢散开，带着淡淡的奶香味。我站在草原上，看着夕阳一点点沉下去，把草原的影子拉得越来越长。

呼伦贝尔的秋，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，把盛夏的热烈悄悄收起来，换成淡淡的温柔，藏在羊群的叫声里，藏在蒙古包的炊烟里，也藏在百灵的歌声与牧民们的笑容里。

风且  
吟听

## 塔林花之韵

□翌夫

九道花纹，象征九曲黄河的滋养。新娘的盖头要绣八瓣莲花，对应八方祝福。

蒙古包外，其格和姐妹们熬制奶豆腐。铜锅的热气里，鲜奶像白玉浆般翻滚。“要撇三次沫，火不能太旺，不然会焦。”额吉的手在锅沿轻旋，木勺搅动时，竟带出音乐的韵律，那些曾在古代流转的音符，如今在牧民的烟火里重生。

白露为霜时，打草的钐刀在草浪里翻飞，如银色的鱼群。牧民们踩着露水割草，草香里混着汗味，是最踏实的丰收。“打草要留三寸，来年春芽才会旺。”其格的阿妈说着，将草捆堆成“金字塔”，像给草原攒过冬的棉袄。勒勒车装满干草，车辕上的铜铃叮当作响，像是给迁徙的队伍打拍子。

迁徙前的夜晚，篝火映红了蒙古包。长调歌手唱起《送亲歌》的变调：“秋草黄了哟，心却向着暖帐……”巴特尔摸黑检查勒勒车的轮轴，油葫芦里的羊油涂得仔细，“车轴润，福气顺。”管护站的监测员用手电筒照向星空，卫星地图上，这片草场的载畜量正像祖先计算的那样精准，草畜平衡，不是数字，是天地给的准星。

冬至的蒙古包内，牛粪火舔着铁炉，

奶皮子在瓷盘里泛着琥珀光。巴特尔的孙子戴着皮帽，听爷爷讲察汗浩特古城的故事：“那时的汗廷，长调与丝竹齐鸣，勒勒车从这山冈排到那山冈……”窗外的白毛风呼啸，屋里的长调却格外温柔，像《辽阔的草原》里的低音哼鸣：“冬雪盖不住哟，祖先的脚印……”

管护站的灯偶然划过夜空，那是朝克图在巡查禁牧区。他的皮靴踩碎风霜，脚步却很轻，怕惊醒休眠的草芽。“禁牧期里，狼花少了，贝加尔针茅多了。”年轻人用手机记录雪的厚度，屏幕的蓝光映着他的眼睛——里面有祖辈的星空，也有现代的智慧。

蒙古包里，额吉在给即将出嫁的女儿赶制勒勒车模型，“带上这个，想家了就看看。”她的针脚里藏着长调的旋律，每一针都系着塔林花的月光。

察汗浩特的断墙下，勒勒车匠人乌力吉在刻最后一道木纹。不用铁钉的榫卯，藏着哈萨尔部的匠心，“这道纹要像达拉尔河的弯，那道要像高格斯台罕乌拉的峰。”他的工具箱里，还留着祖父传下的刻刀。

汗廷音乐的乐师那日苏，正对着古谱校音。泛黄的工尺谱上，“工、尺、上、合”

的符号，曾在古代的宫殿里流转。“这曲子要配着长调唱，才能显出草原的辽阔。”他的马头琴在月光下泛着幽光，琴弦震颤时，仿佛看见察汗浩特的可汗们举杯共饮，长调与雅乐交织成风。

阿日奔苏木的婚礼上，新人骑着装饰孔雀翎的马，走用鲜奶画的吉祥纹。司仪的长调里，藏着千年的祝福：“愿你们的勒勒车，载着幸福走千里；愿你们的蒙古包，盛着欢乐过四季……”这不是复古，是活着的传承——当城里的孙子回来拍摄结婚照，无人机的镜头里，分明有文化融合的风掠过。

管护站的监测屏上，草长量、载畜量、水流量在跳动，像草原的脉搏。朝克图盯着数据，想起爷爷的话：“草畜平衡是祖训，天地人和是根本。”他带着牧民给草场划区，春放南山，夏牧河湾，秋收北坡，冬歇西岗——这是千年的智慧，如今用卫星地图标注，更是精准。

禁牧期里，狼的足迹又出现在雪地上。朝克图笑着说：“狼回来了，说明草里有兔子，兔子有草吃。”休牧的山坡，狍子的粪便里夹着车前草籽，像大自然的信笺。监测员们采回沙参的标本，665种植物、87种鸟类的档案里，又添了新页。

离乡的牧人在城里听到长调，会突然红了眼眶。就像其格的阿妈说的：“塔林花的草，是长在骨头里的。”大学生回来研究非遗，却学不会用钐刀打草，但没关系，勒勒车的轮轴还在转，长调的尾音还在绕着山冈，就像蒙古包上的蓝纹，永远映着蓝天。

管护站的墙上，挂着老牧民的合影。他们的皱纹里藏着草场的密码，手掌的老茧里结着草籽的梦。当无人机掠过塔林花的上空，镜头里的草原像块绣着生命的锦缎，每针每线都缝着游牧的智慧、长调的余韵。

当第一缕春光照亮达拉尔河，我要启程。

塔林花的故事，是草与牧人的和鸣，是长调里的千年回响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游牧的智慧仍在生长，就像那首没唱完的长调：“草原的孩子哟，永远带着草场的芬芳……”

风从察汗浩特的断墙间穿过，带着勒勒车的哎呀声、奶豆腐的甜香、长调的悠扬，流向更远的地方。

○ 远处摇着块大花布。

第一场雪落时，我在炕头翻出旧相册。泛黄的照片里，年轻的阿妈正举着束扎蒙花笑，辫梢的红绸带在风里飘得像团火。

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羊群在圈里不安地刨着蹄子。阿妈往火塘里添了块干牛粪，火苗舔着铁锅的声响里，她开始往面粉里拌扎蒙花。

雪停时，院子里的柴堆已经积了层白。阿爸踩着雪去检查羊圈，回来时手里攥着根冻硬的扎蒙花茎。“这花根扎得深，雪埋不住。”他把花茎插进窗台上的玻璃瓶，“等开春化雪，它还能发新芽。”阳光透过结了冰花的窗户照进来，在花茎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像撒了把碎钻。

惊蛰的雷声刚过，我就跟着阿妈往南坡走。雪水在辙印里汇成小溪，溪边的枯草下，已经有扎蒙花的嫩芽在探头。阿妈用树枝拨开残雪，忽然指着土里的绿芽笑：“你看，它们醒了。”她的手指轻轻碰了碰芽尖，像怕惊扰了刚睡醒的孩子。

远处的蒙古包升起了炊烟，奶茶的香气混着融雪的湿气漫过来。阿爸骑着马去查看草场，马蹄踏过融雪的声音里，传来他哼的牧歌。阿妈坐在向阳的土坡上晒花籽，竹筛里的花籽黑得发亮，每粒都像裹着阳光的味道。

风掠过新绿的草尖，带来远处溪流的叮咚声，坡下的扎蒙花丛正一片接一片地绽开，紫蓝色的花海在阳光下铺向天边，像谁把天上的星星撒在了草原上。

我忽然明白，扎蒙花从来都不是普通的草。它长在爷爷的羊皮袋里，藏在阿妈的记忆里。

蟋蟀的琴声越来越敞亮，不用修辞也动人心弦。

这是秋日最特别的语言。

总结了季节的清爽与丰盈。

秋声赋  
(组诗)

□季川

## 落叶的感应

从第一片到最后一片  
从情绪化到遵从规则  
落叶都具备优秀的品质

像极了一个人的黄昏  
苍老的只有身体  
而思想与灵魂  
还可以继续飞翔

由此上溯，落叶的前身  
应该是从容不迫的  
而今生又何尝不是  
如此完美地谢幕

## 秋雨的一生

那日，我还在匆匆赶路  
第一场秋雨说来就来了  
简直防不胜防

也许阳台的窗户还来不及  
关上，也许一片落叶的  
思考还没有完成  
也许，梦里的期待  
正在路上拼命地奔跑

秋雨说来就来了，它的一生  
不轻不重，不紧不慢  
正好落在我中年的  
头顶与肩上

## 金黄的部分

它们起先，刚从青绿中  
挣脱出来，从浅黄到金黄  
仿佛一场梦，醒来就实现了

一片叶子的黄  
与一株水稻的黄，甚至  
与一根玉米的黄  
都是金秋的  
底气与底色  
势不可挡，也绝不涂改

当我说出田野的喃喃呓语  
那些谷仓，就会为我们  
清空自己  
等待丰收的箩筐，去填满

秋语  
(外一首)

□刘凤鸣

枯叶在风中低语  
那是秋天最温柔的诗句  
每一片金黄都是时光的印记  
轻轻飘落，诉说别离

秋的语言不止于此  
看晨露凝成珍珠  
在草尖上荡漾秋千  
一颗颗玲珑心唤醒阳光

穿过薄雾的秋阳  
为大地披上琥珀色的绸  
紧紧捂住沉甸甸的果实  
生怕随着风的笑声跌落

候鸟排成了省略号  
一路上编织秋的故事  
连同人们可能忘记的方言  
一并带向南方

蟋蟀的琴声越来越敞亮  
不用修辞也动人心弦  
这是秋日最特别的语言  
总结了季节的清爽与丰盈

## 秋韵

秋风轻拂稻田  
金黄波浪在阳光下蔓延  
稻穗垂首致敬  
向农人诉说丰收的喜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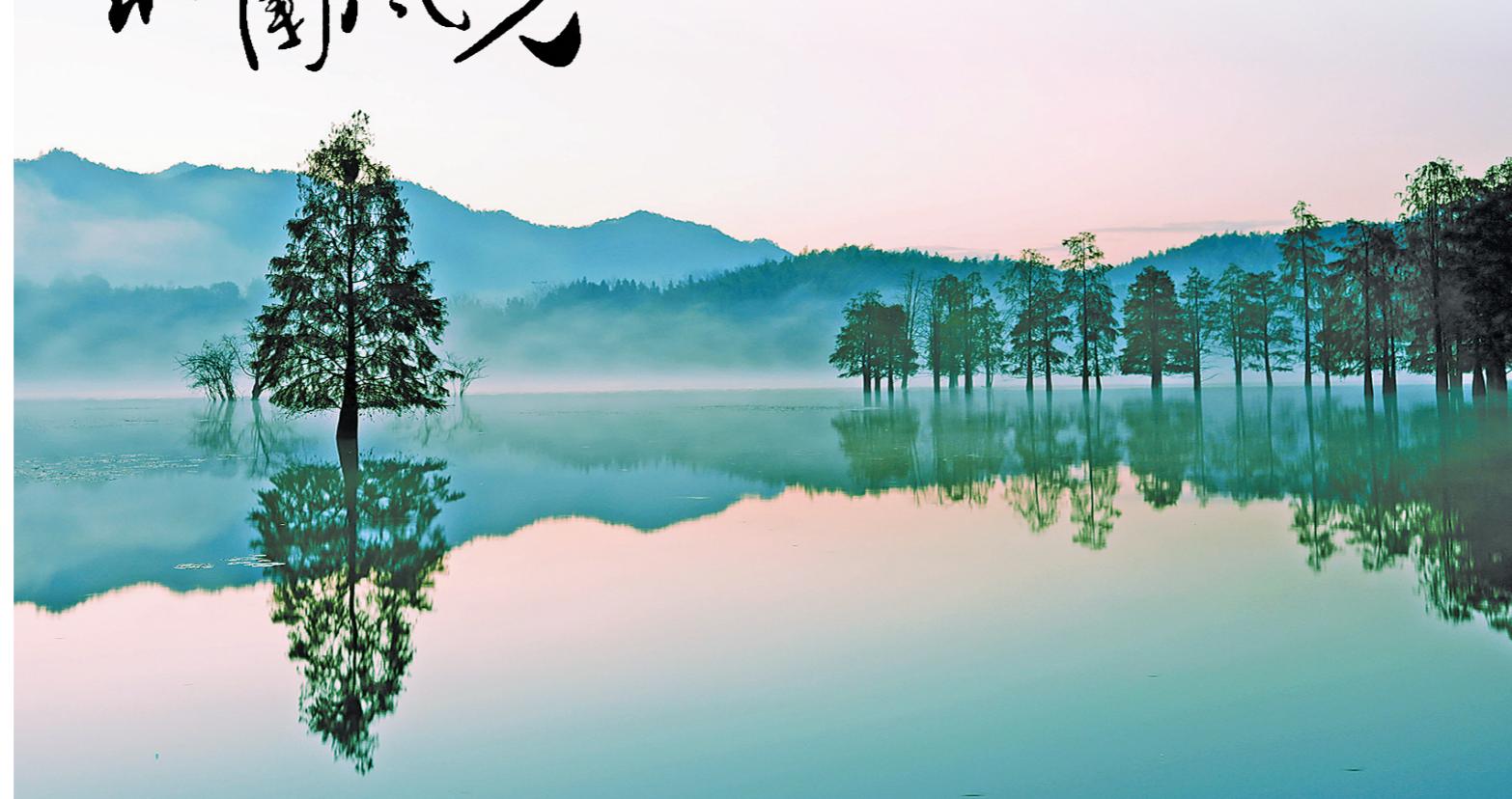
枫叶染红了山冈  
像火焰般燃烧着最后的热情  
一抹艳红铺就的小径  
轻盈步履踩出蟋蟀的新唱

落日余晖洒满大地  
给万物披上一层温柔的光晕  
野草坚韧地看秋的世界  
一场风景逐渐被另一场风景取代

自己也将随候鸟一起  
相逢在明年的春天里

星诗  
星空

## 扎蒙花

炊乡  
烟土

李海波 摄

倒影婆娑

李海波 摄

风且  
吟听